

解
放
以
後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印

一九四七年二月

解
放
以
後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印

一九四七年二月

目 錄

『我是真被感動了』

新年聯歡

新生活的開始

歡樂在軍官團

元旦歡宴

解放以後

張俊清連長的自述

『我真正回到祖國了』

『我是真被感動了』

——新一軍一五〇團團長譚榮生——

一月五號晚上十二點，接到軍部的命令，要我帶一、三營和一個保安中隊，共一千四百多人，立即從德惠出發，增援其塔木被包圍的一一三團。主要任務是牽制，並指定到焦家嶺（離其塔木西三十里）去住一天一夜，不管打上打不上，其塔木不能解圍，到時間就回到德惠去。

部隊到焦家嶺，已經是六號上午十點了。這個仗打得也好笑，我們部隊剛進了村子，你們的先頭部隊也到了村口，走了個碰頭。我便把部隊安插在四個村裡，馬上派便衣出去偵察，下午回來報告，說：『五六十里路以內，都沒有發現『敵人』。』你們（指民主聯軍）的先頭部隊，大概是個把連的樣子，一直和我們對峙到下午四點多鐘。我們正計劃把你們包圍起來，此時馬上有人來報告說：村西邊發現了新番號的部隊；傍晚，北邊又來了；晚上，南邊也給你們封上了。你們的行軍力強，行動秘密，的確使人佩服。如果我們一個團行軍，

離開公路、鐵路，起碼需要一百八十輛馬車裝載東西，一天最多也只能跑四五十里。在這一點上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補救的。

我們本來是給一一三團解圍的，自己反而被包圍了。趕快給軍部打電話，報告這裡情況不利；軍部不相信，命令叫打，堅持到一天一夜再撤退。我真氣，好，打就打吧！

七號那天，沒大打，我們犧牲也不多。到八號晚上，我們已經傷亡一百人了，打電報給軍部，報告傷亡很大，一營長犧牲，副營長及一連長失蹤。回電是繼續抵抗，又說從德惠又派出兩個營到五台增援，離焦家嶺也是三十里。

九號拂曉，你們總攻，我們一營和三營兩邊的陣地。已經動搖，雖沒有全部被突破，已十分危險了。整個部隊被壓到兩個小村裡，傷亡達四五百名，村裡堆的滿滿的，淨是死屍、傷兵。到中午我一面又發給軍部一個急電問：『究竟還要不要我們呢？』一面命令做飯吃準備突圍。司務長講：『沒有米！』又讓做稀飯，等了一下說，水也搞不到了。下午三點多鐘，突接到軍部回電，說到五台來給我們解圍的兩個營，也被包圍了。要我撤退，能帶幾個人算幾個；同時命令把文件、器材、大砲及重傷號通通燒掉。兩個小村子，活人與死人擠的

到處都是，如果要燒，只有部被燒死，我們沒燒。

天剛一黑，我集中了一個連，計劃一塊突圍出去，還沒開始動作，一顆砲彈正落到隊伍中間，大家亂起，我領上衛兵班向東北角走，被砸了回來。這時我們兩邊的部隊已經混亂了，摸來摸去，最後才從正北摸出來了。

走出二十多里路，碰到幾個士兵，問我們是那部份，我講五十師的，他們講也是五十師，走攏一看，才知道是上了當。他們用刺刀對着要我們繳槍，我問殺不殺？他們講繳槍不殺！我便把我帶着的五個人，一挺輕機槍、兩支步槍、一支卡賓槍，通通都交給了他們。

檢查之後，要我們到團部去，我問團部在那裡？他們講有五里路。我想到團部也是殺，於是我講不能走了，走不到團部了。他們又解釋，不是五里，是五百米。

到團部，見到一個軍官，我問他是不是團長，他也不講，只是叫燒茶煮飯。我想，殺就早點殺，燒茶煮飯幹啥？十號上午，我到了師部，遇到一位子團長，最初不認識，談起來，才知道是洛陽軍校三期的同學。聽到他講八路軍不殺俘虜，我才相信了些。他陪我在師部住了三天，領我去看我們團的傷兵。還

聽說我們有些傷兵，被抬下來的時候，喊『共產黨萬歲』，我是真被感動了。

過去我們政治副團長（各團都有，營、連中有政治副營、連長，專門做欺騙士兵工作）講過，八路軍見人就殺，不分官兵。當然，我也知道一點，八路軍不殺當兵的，但是像我在國民黨軍隊中幹了二十二年的人，最初我想一定會殺。有人曾問我：開始爲什麼不放下武器，這就是因爲我過去受欺騙太深的原故。

新年聯歡

（東北通訊）

舊曆元旦晚上，某地駐軍與焦家嶺戰鬪放下武器的廿六名國民黨軍營連排軍官聯歡，暢談每個人被解放後的感想。周保升營長第一個講話，他說：『我代表我們被俘的同志，感謝民主聯軍對我們的優待。今天下午請客吃飯，你們自己的同志還沒有吃，就先給我們開飯，這實在是太優待我們了。』提到座談會時，他說：『在我們那邊，連以下的根本就沒開過什麼座談會；就是我

們營以上的軍官開會，也都按主席的辦法作』。九連的張排長發言，他說：『經過在這裡十三天的了解以後，我開始知道蔣介石再獨裁是不行了，你們的政治，你們的羣衆宣傳，你們的戰術，都使我感覺你們一定能成功。一營副官黃正財說：『我從民國十六年就當兵，我到這邊以後，才知過去都是受騙，國民黨也常冒充說他是爲了老百姓，但是老百姓都不和他一心。找老百姓拾傷兵，跟上當兵的押着，還是擋不住要跑掉！這次我在來的路上，看見給民主聯軍拾傷兵的，淨是老百姓，也沒人押。我就問：你們是不是當兵的，他們說，都是老百姓。太家想想，人家那麼多拾傷兵的老百姓，一個當兵的都不跟，他們爲什麼也不跑呢？這是第一。我跟着民主聯軍隊伍一塊到這裡，路上住老鄉房子，臨走時打掃得乾乾淨淨，借一個碗一雙筷子也都洗乾淨才還老鄉。我們上級口頭上也講愛護老百姓，其實都是摧殘老百姓。這是第二。第三、我和你們當兵的一塊走，一休息，他們就和我講道理、宣傳。問他們爲什麼當兵，都答覆是爲了老百姓。咱們那些政工人員，不要說他不能講了，就是講，也是掛羊頭賣狗肉。咱們有時也提出些怪好聽的口號，就是說了不算，沒有人能照着作；人家民主聯軍，硬是說一點作一點。你看人家報上寫的焦家嶺戰鬥，消滅多少，

俘虜多少，一點都不差。我們問他們一個戰士：『你們佔了某某地方，爲啥報上沒有宣傳呢？』他說：『我們的勝利主要在於消滅你們的有生力量，而不單純爲了佔地方。』這也和我們不同，如果我們佔了一個地方，就大吹特吹，而自己兵力成八成高被殲滅，却一字不提。』一連長劉雲浮以及好多人，也都坦白的談論了自己對內戰、對國共兩黨的認識，座談會直到夜深才散。

新生活的開始

(東北道訊)

這次一起到哈爾濱來，有二十多個下級軍官，都是在靠山屯戰鬥中放下武器的。被俘後每人都發了新棉衣、被子、皮帽、棉鞋、毛襪及牙刷、牙粉、肥皂等物品，還洗澡理髮，房子又清潔又溫暖。這種意料之外的待遇和幾天來的見聞使大家產生了很多感想。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獨立第一大隊第一中隊長常集賢說：『我們都是瀋陽附近的人，八一五光復以後，我們心中高興得說不出來，就組織了自衛團，目

的是保衛家鄉，誰知道中央軍來了以後，就把我們改編爲獨立第一大隊，今年六月間硬把我們開到德惠縣的半拉山，這一次又把我們開到靠山屯，放在最前綫，叫把守江口，可是我們一直到十一月廿四號被俘時，還穿着單衣和單鞋，他們歧視我們東北人，張口：『你們這些亡省奴』，閉口：『你們這些僞人員。』說我們『奴化太深』，叫我們『滿洲人』，我們親眼看見他們的貪污、腐化、驕傲、自私自利、暮氣沉沉，而他們却說八路軍和民主聯軍是土匪，說要被民主聯軍俘虜了就要活扒皮。可是我們這一次真正的看見民主聯軍了。』劉碩光中隊長搶過來說：『我們被民主聯軍救出來了，一路上我們親眼看見民主聯軍真是像弟兄一樣來對待老百姓，老百姓自動的給民主聯軍送慰勞品和抬担架，來到這裡我們又看了『從九一八到七七』這本書，我們知道了我們東北人民受這十四年罪，就是他們叫我們受的，我們只有感謝民主聯軍教我們知道了這個真理，現在我們沒有別的話說，只有跟着民主聯軍幹工作，我們第一大隊十一個人全都願意這樣幹。』

新一軍一四九團二營五連的上士馬雲宗則說：『我們是從緬甸來的，當時說是叫我們到葫蘆島來受降，並且說明不出關的。可是到了葫蘆島就把我們載到

關外來打八路軍，要是我們早知道是來打八路軍，那保險至少要跑掉一半！』連長陳士芳說：『中央軍戰士普遍的都是不願打內戰的，這一次在靠山屯同民主聯軍交戰，很快我們就放下了武器，因為我們感到那樣來犧牲自己的生命太不合算。』大家都慶幸這新生活的開始，並願意向民主聯軍努力學習。

歡樂在軍官團

（山東通訊）

『往年此日祝新喜，猶在昏天黑暗時；獨喜今朝成別樣，齊聲歡頌解放區』，這是九九旅旅長朱志席在舊元旦日寫的一首詩。他和其他幾百個從華東戰場放下武器過來的將校一塊，歡度今年的元旦佳節。爲了使得這個節目過得更愉快，大家已經忙碌好幾天了。都在緊張的編牆報、寫標語、畫圖畫、搭舞台、紮彩門。元旦日，軍官團的駐村整個都沉浸在歡笑聲中，街道不斷往來的男女村民和軍官團的學員們像彩門上的花朵一樣，露着笑容，相互祝慶新年。每個軍官團學員，身上都穿着嶄新的棉大衣，更顯得精神奕奕。九二旅洗盛楷

副旅長笑着，將視線注向舞台上的孫中山先生、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肖像。王繼祥中將則慌忙的從人叢中穿過來，拉了一位同志的手，用他習慣的姿勢，把一隻手舉在與耳邊齊平的地方，揮動着說：『呵呀，我今天真高興！』王繼祥中將認爲去年六月放下武器的一天，是他得福的第一天。在今天的慶祝大會上，他對解放區發出了衷心的讚美。他說：『解放區的老百姓，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都翻身了，大家過着自由愉快的生活。這裡沒有盜匪、沒有乞丐、娼妓、二流子……當他回憶到過去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向解放區進攻時，他不自禁地大聲高叫：『我們以前是受人欺騙了！』一個上校團長在新年獻詩中這樣寫着：『不堪回首憶前塵，空負昂昂七尺身，今是昨非知覺悟，回頭努力是光明。』一八七旅梁采棋旅長在他的詩中也有同樣的心情：『何必再戀荒唐夢，立志今朝又一天。』當遊藝節目開始後，人們的情緒是越加輕鬆愉快了。彩門前擁擠着不能入場的人，遠處又傳來喧天的鑼鼓聲，村民排着隊來向我們賀年了。於是識字班的秧歌舞、工農舞，又出現在舞台上。縱情的歡樂，直到日色西沉。歌聲在會場內外飄揚起來：『年青的中國共產黨……我們永遠跟着你走……』唱得嘹亮而有力，這是我們自己編寫的歌曲。

元旦歡宴

新四軍華東野戰軍政治部於元旦日宴請宿流戰役及鹽城戰役被解放之六十九師副師長饒守維暨副參謀長張秉彝、軍務處長李哲仁、二十六師四十四旅一二一團代理團長余靜三、八十三師十九旅五十七團團長鍾雄飛、團指導員杜仲翼等將校二十餘人。席間舉杯暢飲，賓主互祝新年健康。宴後舉行漫談，軍官們踴躍發言，饒氏認爲國民黨在美國援助下來打內戰『實是中國之大不幸。』並稱：『我來到六十九師前，內心本不願幹了，但限於軍令難能如願。』鍾雄飛、張秉彝諸氏對蔣軍官兵厭惡思家及蔣政權之貪污腐化，均有所揭露。九十二旅二七六團團長稱述他來此後有兩個基本認識：『一是中國需要和平民主，而共產黨正是堅決執行爭取真正和平民主的路綫；二是我們這次被解放，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今後將從事宣傳工作，使現在還陷在內戰漩渦中的蔣軍官兵不受蒙蔽，一致起來反對內戰，實現和平。』

解放以後

(冀魯豫教導團生活素描)

四五月來在冀魯豫戰場上放下武器之校尉兩級軍官，都住在教導團，除陸續釋放者以外，現在還有一千八百多人。

剛剛被俘時，大家都就心不會有活命，『軍校畢業生，尤其要被活埋』，因為蔣介石是這樣宣傳的。但事實是：每人發了鞋子、毛巾、牙刷等等日用品。校官隊每人每天八十元菜金，廿枝紙煙；尉官隊每人每天五十元菜金，五枝紙煙。而負管理之責的八路軍幹部，每人每天的菜金不過是廿多元。自己分設許多經濟委員會管理伙食，每星期晚上各分隊開生活討論會，大家提意見。各人身上的鋼筆手錶一無缺少，帶來之法幣可以兌換解放區之本幣使用，存款最多的一個，他有一百五十三萬法幣。

三師廿五旅五十八團三營副營長成都軍分校畢業的雷英修少校，他向大家說：『八路軍對我們的人格尊重，最使我們感激，物質生活的優待還在其次；這回在戰場上我繼續跑了三次，第四次把我捉住的時候，我笑了，我說我再也

不跑了。

現在，生活體驗使大家認識了解放區。五十五師七十四旅的某上尉說得確切，我們是在這裡住『社會大學』，是在受着全中國社會一切事實的教育。（解放區和國民黨地區兩方面都包括在內）

『現在我們知道了共產黨是一個好的政黨，在抗戰中不僅不是『游而不擊』，而且做了許許多多的好事，這使國民黨的宣傳破了產。』誰能說張敬民中尉，（五十五師七十四旅二二〇團一營副官）這話不對呢？

教導團遷移過許多次，每次擔任警戒的都是當地村子裡的民兵，有一次一個人向民兵說：『我們有許多人，你一支舊槍有甚用？』那個民兵回答說：『好的，那麼你們就試試看。』到了另一個村子，這個人又對一個民兵說：『你們聽那邊砲聲，中央軍就要打到這裡來了，你跟着八路軍有什麼好處？』回答是很乾脆的：『來吧！讓他們來送死！』

有一次晚上行軍，遇了大雨，大家都打濕了，到了宿營地，八路軍幹部立刻給大家找好地方休息，找好柴火又給大家燒水煮飯。七旅九團機槍連連長某上尉當時感動的說：『要是我們絕對不肯這樣幹，那邊只圖個人升官發財，這

裡是給人民服務。真是完全不同呀！」現在大家都穿上了八路軍的棉衣，八路軍的幹部們自己還沒有穿，棉鞋也先給我們發了。有些新近被俘過來的軍官，已經穿了棉衣，要求再發，因為國民黨那邊棉衣又短又薄，甚至於棉花都沒有，最有趣的是有些個別軍需官被俘以後，不肯說出自己的真實職務，為的是怕別人會要找他算賬。

我們在這裡才看到了政治協商會議、停戰協定的全部文牘，這便大家十分驚異，而且憤恨。最近一黨『國大』的召集和所謂『中美商約』的簽訂，使我們對這位領袖的信仰，一下就崩潰下來。

當我們初步認識了蔣介石的賣國獨裁和共產黨的爲國爲民的本質以後。有些人忽然覺悟到曾經所願慮的『氣節』問題了。並且分組討論過。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如果不是站在人民方面，便沒有『氣節』可言，蔣介石這賣國賊算是最沒有『氣節』的了。我們不做賣國賊的奴隸，這正是人民『氣節』。

張俊清連長的自述

(四十一師一〇四旅)

我看着看着，我們一零四旅的人都叫八路軍給擠到幾個院子裡了。一陣手榴彈響，我們的弟兄們就喊『不打哪，繳槍繳槍！』我想完哪！我們得當俘虜了。我想可不能給你們活捉去送死，我乘你們就要衝過來，我們連裡人正嚇得亂成一團糟的時候，悄悄鑽進一個麥糶堆裡。

還好，你們隊伍只顧收繳槍砲，我們的人只一集合，便被你們帶走了。我心裡『阿彌陀佛』，總算又過了一關。

可是一會兒，這個進來了，一會兒那個又進來了，我生怕再出差錯，只是縮在麥糶堆裡不敢動彈。

院子裡靜了一會兒，又進來一隻狗，向着麥堆汪汪的叫，我聽得出這是黃團長太太的那隻狗，牠是認得我的，我試着想攆牠跑，忽然來了兩個八路軍，他媽的，那狗就嗖的一聲跑開了，同時，梆的一聲，一棒就正打在我頭上，我

顧不上腦袋，又熱、又辣、又痛，只是想：『這一下可完了還說什麼？』那兩個八路軍好像沒看見我，棒未打到狗，便又嘻嘻哈哈追狗去了。

天黑了，我想該跑了，可是聽到周圍滿是八路軍，我想：『再等一天八路軍是會走的，蔣委員長的人那時也來了。』

這樣又冷又餓又怕的拖到第三天，八路軍一個戰士在麥糞堆後解手，我屏住氣，輕輕呼吸，忽然有什麼東西鑽鼻孔裡，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呵呀，我打了一個大噴嚏，這一下，被抓到了。

真奇怪，那個八路軍士兵和氣的給我談話，叫我不要怕，還說優待我們，『鬼才相信你的話，你們都是先甜後苦！』我這樣想。那個兵把我押送給一個連長。我想不是剝皮，就是活埋，但官長也是那樣和氣而且也談了那一套，最後把我送到一個什麼部裡。出來一個戴眼鏡留八字胡子的官長說『你叫啥？』我叫張得貴！』『你是幹啥的？』『我是當兵的！』我死咬着這一口。我想當兵也許不會給活埋。

那個長官笑了一下，說：『你不是當兵的，你是個軍官！說實話吧，沒有關係的！』我想：這傢伙好厲害，明明你要殺我，活埋我，可是笑起來却像很

和善的，我決不上當！我板着臉，認真說：『官長你可以調查，我確確實實是個兵！』

我看見他有些不耐煩了，回頭叫了一聲他背後帶盒子槍的兵（警衛員）。這一下，我就從頭冷到腳跟，只要他命令一發，『崩！』的一聲，我可就完蛋了，反正槍斃跟活埋都是一樣，可是他並沒有說別的，只說叫把我帶下去，交給什麼一個幹事去處理。

以後我便被放進一間有窗門的房子裡，自然也就不會鎖上了，也沒有人放哨監視，我想暫時又不會死。我在想主意：『跑吧，也許跑得脫。』正在這時候，從街門口一個女人的背影一閃過去了。這個背影我熟得很，我想起她叫譚芝明，她是我們旅通訊連少校連長陳鶴喬的太太，她一定是叫八路軍弄來搞鬼名堂的。想到這裡，我忘記了自己的害怕，專門替她擔憂起來了，正在這時候尹淑芳的背影又從門口一閃過去了。我想『可惡，可惡，把我們迫擊砲少校副營長蘇葆元的太太都叫他們給糟蹋哩！』我心裡橫七豎八，越想越生氣。可巧，蘇副營長這時迎面抱着他的小孩子來了。奇怪，他一點也不發慌也不發愁，

還死皮不要臉，咬着牙齒笑哩！我懂得這號子人。」他却笑嘻嘻的先對我開腔了：『你也不想你的太太嗎？』你叫我怎麼說呢？我唾他一臉吧他總是大我一級，我沒精打彩的說：『她還在太和村……』我說了半截便收住了。我是想說：『我不會叫他來這裡的。』那傢伙居然勸起我來：『喂還是叫她來吧，八路軍待咱們挺好的！』

我猛然後火起來了，我想說：『讓你把你的太太送去慰勞人家，人家會用香腸、牛奶招待你，把你反推到那冰冷的地獄裡，把你的太太拉到暖烘的被窩裡！』可是這些話不好當他說，我只是不作聲低着頭擺弄扣子。

他却好像是興奮了，繼續嘮叨，他講他被俘時，不，他現在也會說什麼『放下武器』時，他的太太沒在一起，起初自己也挺怕，但八路軍領着男的找太太，領着太太找丈夫。他說：『陳鶴齋就是弄得妻離子散，以後人家給他清查出老婆，送回來了；又給他送來大女兒新真，小女兒豫真，人家已找好奶媽養了一天了。以後也送到他們那裡去。』他說到這裡，用臉偎到他那小孩子的臉上，又說『我這個小乖乖也是人家送回來的，並且領我到太和村找回了淑芳。』我忽然想起門外慢來慢去的人影，是怎麼回事了。但越弄越糊塗，這難

道會是真的？

他看到我腦子裡在轉圈子，就一把拉着我走到另一個院子裡。多麼熱鬧！我劈頭就瞧見了電話總局艾傑蒙所長和他的太太孩子，還有通訊連婁漢祥排長和他太太、閨女。這裡共有二三十對還有大小娃娃在一起，有說有笑，真像一個五世同堂。這一下把我的一切成見可打破了。婁子養的，我們那些賣狗皮膏藥的政工人員過去說的都是瞎話。

我想起我的老婆來，立刻回轉身，闖到那個戴眼鏡的八路軍官長那裡去，我立得端端正正喊：『報告！』裡面說：『進來吧，什麼事呢？』他正在整理文件，似乎沒打算辦理我的。我走進一步，不好意思的說：『報告官長，我不是個兵，我是一零四旅迫擊砲第二連連長哪！』『你是張德貴連長嗎？』『不，那都是瞎扯，我不叫張德貴，我叫張俊清，以前我怕活埋，就胡講了一套，現在我……』我不願他聽不聽，就一五一十說出我的心思，他又不耐煩起來，嘴閉得緊緊的，用手很快的翻着一本小冊子，最後在那本子上一個地方停了下來，在一塊紙上『噎噎』的寫，停了一會交給我一個紙條，並告訴那個警衛員說『帶他到收容所裡去』我吓了一跳，直到看了那張紙條，心裡石頭落了

地，紙條上寫着：『×科長你們那裡姓周的女俘虜，他的男人張俊清問出來了，你叫他們在一起好了……』我覺得這幾天來我真蠢得可笑。

『我真真正回到祖國了！』

（七〇師一四〇旅一個台灣士兵自述）

魚台戰役被俘的七千餘蔣軍官兵中，有一千多人是我們台灣的，我們大多是高小以上的學生，當過工人和小商人。是些廿多歲的青年，只是在我們的祖母或祖父口裏才知道我們是中國人，中國是『我們的祖國』。日本投降後台灣重歸祖國了，但是你要問日本人比蔣介石怎麼樣？回答是毫不猶疑的：『蔣介石比日本人更壞。』我們對蔣軍的印象是『家家要東西，到處大小便，香蕉皮、橘子皮拋滿地。』國軍一來，捐稅增加，物價暴漲，抓丁也更多了。台民生活比日本人統治時代更苦。被解放的台灣士兵陳樹堂家種五甲地（每甲相當一畝），兩個哥哥在海南島經商，他自己在家作小生意。日本人統治時還是個小康之家，但被蔣介石『接收』四個月後，他已是家無隔日糧了。

大批台灣青年被抓去訓練三個月，就被編入七十師。蔣介石承襲了日本故技，以製造新老兵的仇恨來控制我們。台灣兵與蔣軍老兵吵了嘴，台兵被割腕；老兵乘車，台兵步行；台兵的薪餉及金戒指都被蔣軍要去『保存』起來了。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們調回祖國『觀光』，在上海吳淞登陸後，首先看到的是美國兵，有一次台灣兵到碼頭上取木柴燒飯，給美國兵開槍打了回來。到處是美國汽車奔馳，行人經常被撞死碰傷，路上遇到美國兵要讓路，美國人乘火車照例免票！正如台兵葉國潤說：『想不到在祖國上海的美軍，也和日軍佔領台灣的情形差不多。』

上海登陸後三天，我們奉令北調魚台，達到魚台城北驟然得到上刺刀的命令，但機槍已經打響了，長官這時才說：『我們要打『土匪』』，但八路軍進攻勇猛，於是我們很快就放下了武器。

在八路軍招待所裏，台胞廖毓明患了感冒，就有醫生給他診治，並給他另做病號飯，這怎麼不感動人呢？他說：『在台灣有病時，蔣介石軍官叫我端上機槍跑步，還說什麼『出了汗病就會好！』現在我才真正回到祖國了！』

